

老照片

从盐碱地到米粮川

一位老人眼中的海兴农场

本报记者 杨静然

近日，国营海兴农场农垦记忆馆正式开馆。馆内设置了“农垦记忆”“农垦印象”“农垦好物”三个板块，通过文字、图片、雕塑等形式，展示了海兴农场创建70多年来的发展变迁以及农场在生态环境、农业产业、文化旅游等各项工作中取得的成绩。

农垦记忆馆开馆当天，许多退休职工参观后纷纷感慨。这座由老仓库改造的展馆，正以独特的方式讲述着跨越七十载的农垦传奇。

“当年我们扛着铁锹睡草棚，愣是把盐渍滩涂变成米粮川。”1949年出生的郭庆和，人生轨迹始终与国营海兴农场紧密交织。

站在农垦记忆馆的展柜前，他布满老茧的手指轻轻划过一张1956年的农场规划图，图纸上的字样让他陷入回忆：“那年我刚记事，父亲指着窗外说，远处盖房的是从天津来的技术员。”

史料记载，1948年，沧南专署响应山东省渤海区推广农业生产的号召，在靖远县（现盐山县）城南杨庄建立农场，这便是海兴农场的前身，当时隶属山东省管辖。1949年，靖远县改名为盐山县，农场也随之更名为“盐山县试验农场”，隶属于山东省渤海区沧南专区。1955年，盐山县试验农场从事业单位转为国营企业单位。1956年，经河北省委批准，明泊洼劳改农场在盐山县建立。此后，随着行政区划的多次调整，农场的归属和名称历经多次变更。1958年，津、沧两专区合并称天津专区，后又与天津市合并，农场归属天津市农垦局管辖。1961年，沧州地委与专署归河北省领导，农场名称变更为“盐山县农场”。1965年，海兴县成立，农场划归海兴县管辖，盐山县农场改称为“国营海兴县农场”，同时明泊洼劳改农场也由盐山县划入海兴县，命名为“国营明泊洼农场”。1989年，沧州地区行署发文，“国营海兴县农场”和“国营明泊洼农场”由省管农场归属海兴县管理。1991年，两个农场合并，成立了“河北省国营海兴农场”。

郭庆和与海兴农场的缘分始于1971年。那一年，他参加工作，成为农场的一名职工。那时的农场条件艰苦，但他从未有过怨言。从保管员到后来的电影放映员，郭庆和始终认真负责，勤勉工作。

刚开始，他担任场里的电料保管员。后来，他又兼职工会、后勤等方面的工作。

再来，郭庆和被调到农场电影队，成为一名电影放映员。在那个娱乐方式匮乏的年代，看电影成了农场职工们最期待的事情之一。他深知自己责任重大，努力学习电影放映技术，不断提高自己的放映水平。据他回忆，有一年他放映了556场电影，几乎每天都有放映任务。尽管工作辛苦，但他却乐在其中。

1975年，全市举办放映员大比武活动。郭庆和凭借着扎实的技术功底和熟练的操作技能，在比赛中脱颖而出，架机、接线、通电、挂片……仅用1分27秒就完成了电影放映的7道程序，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在农场工作的岁月里，郭庆和见证了农场的变迁和发展。从最初的盐碱荒地到如今的现代化农场，郭庆和感慨万千：“农场就像我的家，我在这里工作、生活，见证了它的成长和变迁。如今，海兴农场已从盐碱荒滩蜕变为现代农业示范区，智慧农业物联网覆盖万亩良田。”

退休后，郭庆和并没有闲下来。他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为农场和社区居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他说：“虽然我已经退休了，但我的心还年轻。我愿意为农场和社区的发展发挥自己的余热。”

听说海兴县农垦记忆馆征集老物件，郭庆和主动将自己收藏的老物件、老照片捐了出来，希望能为海兴农场留下一段记忆。



▲昔日海兴农场工作人员合影留念。



▲郭庆和将保存多年的老物件悉数捐出。

肃宁县圣德门诊部保存着一个泛黄的出诊包，它跨越80余载，见证了抗战时期八路军医务工作者李长兴与白求恩大夫并肩作战的特别经历——

“白求恩的出诊包”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杨静然 本报通讯员 刘艳菊

在肃宁县武垣路圣德中西医门诊部的中药柜上，一个泛黄的牛皮出诊包静卧于此。80多年过去了，包身斑驳的划痕仿佛仍沉淀着硝烟的气息。57岁的李向东，闲暇时，总会驻足凝望。原来，这只出诊包是李向东的父亲李长兴留下的珍贵遗物，也是抗战烽火中一段跨国医者情的见证。

“每次打开它，仿佛能听见手术器械的轻响。”李向东抚摸着包盖上褪色的徽标，上面的字样已模糊难辨，唯有内侧暗袋里风干的中草药，仍散发着若有若无的药香。

这只跟随白求恩多年的出诊包，在硝烟弥漫的岁月中，系紧了两位医者的命运——李长兴是白求恩的助手，曾与他并肩作战，挽救无数生命。

80多年后，这段往事才渐渐浮出水面。



▲一只泛黄的牛皮出诊包装满了李家人的记忆



▲李长兴（中）协助白求恩（右）进行战地手术

▲年轻时的李长兴（右）

从中医世家到“烽火医者”

1921年，李长兴出生在肃宁县东是堤村一个中医世家。他天资聪慧，上过私塾，家中珍藏的《本草纲目》《伤寒论》等典籍，成为他启蒙的医书。

“父亲能背诵《金匮要略》的条文，对《外科大成》中的一些疗法熟谙于心。这也为他日后从事医疗工作打下了基础。”李向东回忆。

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彻底改变了这个中医世家的命运。面对日寇的侵略，李长兴毅然决定弃笔从戎，投身保家卫国的战场。

战火纷飞下，李家人纷纷加入抗日队伍：李长兴的大哥李春任抗日四区区长，六弟李聚来潜伏敌后传递情报，五弟李春来跟随贺龙领导的部队南征北战……

李长兴参加八路军后，任一二〇师三五九旅首长陈伯钧的警卫员。后来，他又担任吕正操司令的勤务员。

李长兴机智勤敏，又懂医术，深得部队领导赏识。当白求恩参与创建的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在太行山深处成立时，他被派往学习，并协助白求恩和其他国家的医疗专家组建战地临时医院。

“当时，白求恩医疗卫生学校分3个班，有军医班、护理班、调剂班，我父亲是第一期，任军医班班长。他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还自学了外语。毕业后，他被选为白求恩的助手。”李向东说。

与白求恩并肩作战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李长兴与白求恩并肩作战，穿梭于炮火之间，共同挽救了无数八路军战士与老百姓的生命。

李长兴每天背着一个牛皮包，紧跟在白求恩的身边。那是白求恩从加拿大带来的，里面装有手术器械。两人虽国籍不同，却在日常相处中培养出了家人般的信任。

战地手术室有时是坍塌的庙宇，有时是临时支起的帐篷，白求恩急促的指令与李长兴递上的器械声交织成生命的节奏。即使语言不通、手术节奏紧张，李长兴也能及时递上所需的手术器械和药物。

除了工作上的默契配合，李长兴和白求恩在生活上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没有救护任务的时候，他们会一起挑水、打扫院子。

“抗战时期条件艰苦，父亲跟随白求



恩抢救伤员的手术室多是借用的民房，或者是在战地临时搭个帐篷，缺医少药是常态。有时伤员过多，止血药短缺，父亲便就地取材，到附近山上寻找具有止血功效的草药，外敷在伤口上，效果竟出奇得好。”李向东说。

有一次，白求恩得了急性肠炎，浑身无力，李长兴去山上找来一种叫“白头翁”的草药熬煮。白求恩喝下后，身体很快便有了好转，对李长兴更加信任。

从此以后，李长兴为伤员治疗时，也经常采集中草药辅助治疗。

李长兴对这段往事印象深刻，多年后，经常向子女们讲起。因此，李向东自幼便知晓田间地头的草药对治疗一些疾病有效果。

然而，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因败血症医治无效，在河北唐县去世，享年49岁。消息传来，李长兴悲痛万分，为失去了这样一位亲密的战友和良师益友。

在李长兴留下的多张老照片中，离白求恩最近、头戴军帽的战士就是他。从此，那个牛皮出诊包也成为他们深厚情谊的见证，被李长兴视如珍宝。

毕生践行“白求恩精神”

白求恩逝世后，李长兴带着他留下的出诊包继续随部队转战。李长兴也用中西医结合急救法救治了无数伤员。

“父亲一生有两件事最自豪：一是跟着白求恩救治伤员无数，二是帮许多烈士家属找回烈士的遗骨。”李向东抚摸着父亲留下的医书和老照片说。当年，李长兴是勤务员时，负责点名召集士兵，后来又救治伤员，对很多战士的情况比较了解。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安排烈士善后工作，许多烈士家属通过他了解了烈士当年牺牲的情况，从而找到了烈士的埋骨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长兴回到家乡。1952年，肃宁县首座公办医院“合众医院”成立，李长兴婉拒了省卫生厅的挽留，坚持回乡担任首任院长。他定下三条规矩：贫者免费、急症夜诊、下乡巡诊。郝庄村14岁女孩张艳琴因重度骨髓炎濒临截肢，在多家医院治不好，找到了李长兴。他用古法炼制药丸，精心治疗，女孩竟渐渐康复。师素乡5岁患儿因先天性心脏病被医院劝弃，孩子的父母恰遇李长兴到县医院办事，了解孩子的病情后，李长兴当即开药方，彻夜守候施以针灸，几天后，孩子的身体大有好转……时至今日，李长兴治病救人的故事，肃宁县很多人依然记得。

李长兴的医术不仅造福了肃宁人民，还让内蒙古自治区的百姓受益。1956年，他受邀赴内蒙古自治区宝昌县组建医院。在那里，他将蒙药融合创新，有效缓解了当地痲疯等疾病肆虐的状况；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培训赤脚

医生1200余人，编撰的《战地医疗手册》至今仍被乡村医生使用。

1986年，李长兴在肃宁县创办个体诊所。尽管年事已高，但他依然坚持昼夜接诊，全心全意为患者着想。

回忆起那段时光，李向东对父亲深感敬佩：“别人经常劝父亲，上了年纪要多注意身体。他总用白求恩说过的话来回答，‘医生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

1989年，李长兴辞世，许多民众自发前来送行，场面感人至深。临终前，他立下家规：“仁道为医，要做白求恩那样纯粹的人。”受他的影响，李家子孙中多人选择从医，李向东也成为一名深受患者信赖的医生。他不仅继承了父亲精湛的医术，更将白求恩无私奉献、勇于担当的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在李向东的诊所里，那个泛黄的牛皮出诊包被精心陈列，它不仅是一个物件，更是一种精神传承。

“这个出诊包时刻提醒着我，真正的医者永远站在生命与死亡之间——就像白求恩当年通过我父亲的手传递手术器械那样，我们也要把这份仁心，交到下一代手中。”他说。

红色记忆

坐上绿皮火车去感受泊头

范景艳

小时候，妈妈常在周末带着我和弟弟坐绿皮火车去沧县兴济的大姨家玩，大姨会给我们准备好好吃的。也正是这份甜蜜，让我对绿皮火车情有独钟。

2003年兴济火车站拆除，我坐绿皮火车的机会也少了，最近一次，也是10年前的事了。前段时间，我看到沧州火车站通车，也想重温绿皮火车的记忆，于是便约上家人一起出行。

火车站新建了旅客进站天桥、出站地道等设施，提升了进出站的便捷性。建筑外形以“沧海之州”为设计立意，融入了运河文化。候车大厅的吊顶通过运河文化

提炼出的抽象化元素进行装饰，大气流畅。踏上站台的那一刻，我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

出行第一站是泊头，25分钟的行程很快就到了，比开车还要快一点。来到泊头，我们一定要感受下当地的烟火气。依照导航，穿街走巷，我们寻觅网上推荐的一家烧饼店，就在泊头火车站附近。到达店里，将近九点，咸粥和小米粥已售罄，所幸剩下的豆腐脑刚好够我们一行人食用。店内顾客出出进进，大多是当地人。

吃完饭，我们参观了泊头的寺庙，从

历史建筑中感受力量 and 美好。

这次出行，我们特意去泊头火柴厂参观。这里现在只剩下一个牌坊，昔日的厂房已成了居民区。这里是几代人的记忆，“泊头火柴”是中国人告别“洋火”改为“国火”的民族企业，是历经百年风雨的亚洲最大火柴厂。听当地人讲，当年，这里的家家户户都会做火柴，本地人都以在火柴厂上班为荣，现在当地文物部门对主要火柴生产设备进行了保护。

随后，我们又去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泊头旧址参观。这座青砖青瓦古色

古香的四合院，是一座清末的商业当铺，解放战争后期，成了连接北平、天津等华北城市与西柏坡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我们回程时已经夜幕降临。坐在火车上，窗外的世界陷入黑暗，只有偶尔闪过的灯火。车厢内，灯火依旧柔和，人们或休息或交谈。我静静地坐在窗前，听着火车有节奏的声响，思绪飘向了远方。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这趟绿皮火车之旅，让我重新找回了慢下来的从容。也让我明白，生活并非只有目的地，沿途的风景同样值得欣赏和珍惜。